



夺印

——三娘歌——

印 寺

夺印

从舞台到银幕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 9 6 5 年 ·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《夺印》是反映我国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优秀影片之一。为了便于讀者研究这部影片的特点和成就，我們編輯了这本书。书中計分为三部分：第一部分是电影文学剧本和电影分镜头剧本；第二部分是影片創作人員，包括編剧、导演、主要演員、摄影、美工等，总结自己創作經驗的文章；第三部分是評論文章，对影片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作了分析和评价。书中还特地选輯了影片《夺印》在农村中的反映。书的最后并选有剧照三十五幅，供閱讀时参考。

夺 印——从舞台到銀幕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編 輯 出 版 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2 插页 11 字数：251,000

1965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6,500册

統一书号：8061·1192

定价：2.10元

目 次

夺印 (电影文学剧本)	王 鸿 丁 毅 (1)
夺印 (电影分镜头剧本)	王少岩 (85)
《夺印》从舞台到银幕	王 鸿 (192)
——学习札记	
谈《夺印》改编中的几个问题	丁 毅 (204)
导演阐述	王少岩 (211)
在银幕上展现现代农村的阶级斗争	王少岩 (231)
——导演手记四则	
为塑造英雄形象而努力	李 炎 (245)
——演何文进的体会	
在阶级斗争的前列	田 华 (256)
——扮演胡素芳手记	
我这样理解陈广清	高加林 (266)
对陈友才形象的探索	刘 磊 (272)
扮演陈瘸子的一点体会	刘季云 (280)
我演蓝菜花	胡敏英 (288)
《夺印》摄影一得	陈瑞俊 (295)

影片《夺印》的美术設計.....郑 拓 (306)

让紅旗在綠野上迎风飄揚.....蔡楚生 (310)

——推荐影片《夺印》

形象和整体.....赵韞如 (325)

談《夺印》导演处理中的几个問題.....徐幼之 万潞清 (345)

喜見农村新图景.....朱 靜 (356)

——看影片《夺印》摄影有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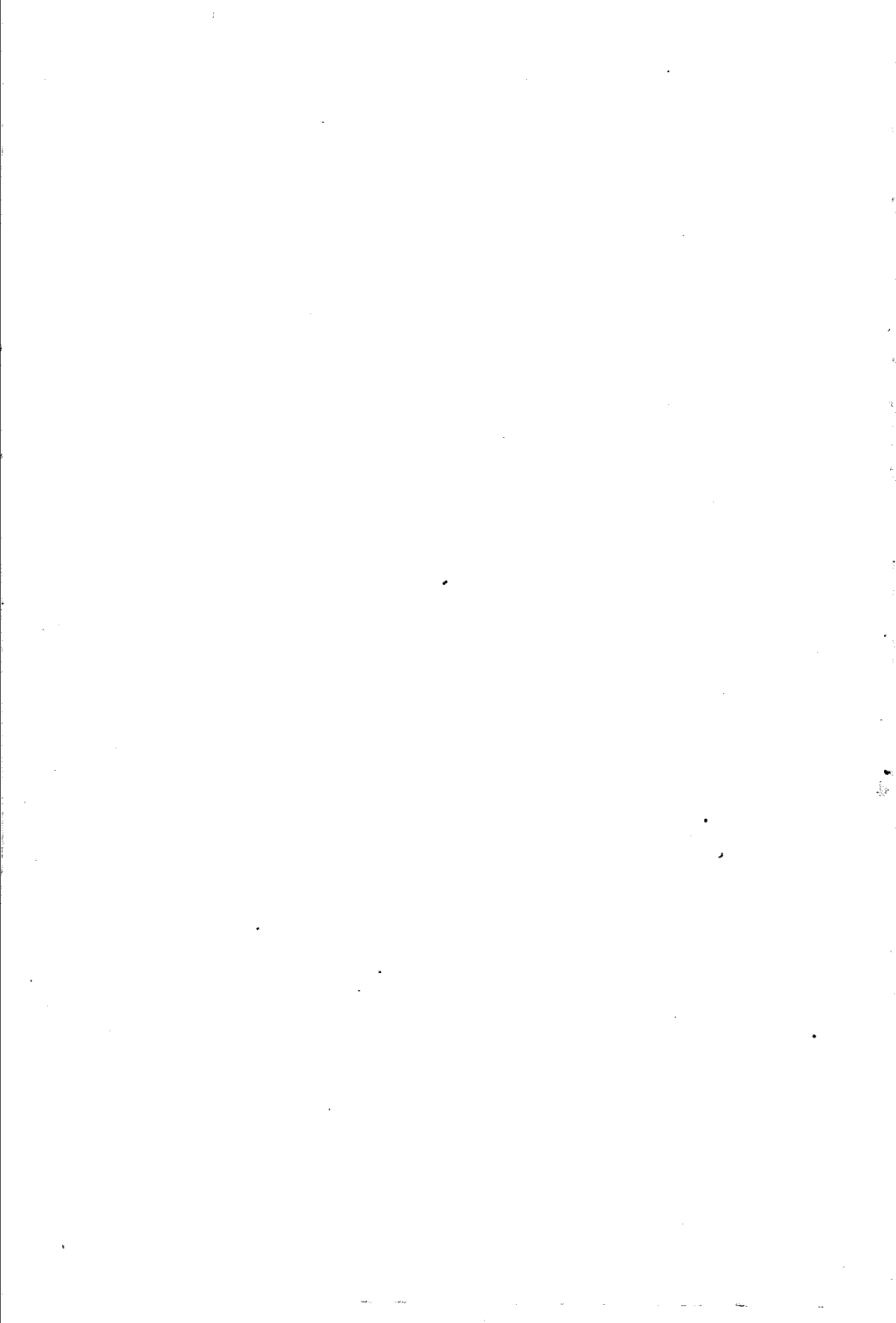
談《夺印》的音乐創作.....黃 准 (361)

农村观众談影片《夺印》..... (368)

夺 印

(电影文学剧本)

王 鸿 丁 毅



序 幕

苏北里下河地区，土地平坦，河网交错，垂柳依依，村庄隐
隐，到处是一片嫩绿，呈现出春光明媚的水乡景色。

解说词：一九六〇年的春天，苏北里下河地区各人民公社掀
起了春耕生产的高潮；社员们情绪高涨地投入了备耕活动，到处
是火热的劳动，到处是欢快的歌声。

歌声：

水乡三月风光好，
风车吱吱把臂摇，
块块渥田明如镜，
风吹麦浪起波涛。
挑肥的担子连成串，
翻泥的船儿水上飘，
牧童赶着白云跑，
一路歌声一路笑。
人民公社是金桥，
通向天堂路一条。

歌声中，一架巨大的旋轉着的风車閃过鏡頭，后面是远远近近无数旋舞着的风車，风車下是耕耘过的平整的漚田和随风起伏正在拔节的麦苗。

歌声中，田埂上送肥的队伍往返不歇；水面上罾泥船儿穿梭来往；河滩上成群的白鵝昂首走过，犹如片片白云，后面紧跟着手持长竿牧鵝的儿童。

解說詞：但是，在这一派欢乐的歌声中，却有一个角落显得特別冷清。这儿风車不搖，船儿不动，麦田里淹了积水，漚田里无人耕耘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？

随着歌声的消失，鏡頭轉向另一个地区。画面上出現了一架不动的风車，风車脚下，水面上靜靜地躺着几条罾泥船，河边麦田里有白汪汪的积水，四野冷冷清清。

第 一 章

冷冷清清的田間小路上走来了小陈庄生产大队的大队长陈广清，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紧皺双眉，滿脸不高兴，不时地抬眼看看四野里疏疏落落的干活的社員。在他身后不远，跟随着大队會計陈广西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悶声不响地向村內走去。經過了冷冷清清的村落，跨上了大队部門前的台阶。門上挂着“××公社小陈庄生产大队”的牌子。

在大队部办公室里，陈广清仍是悶声不响地坐在一条凳子上。他掏出烟盒，取了一支紙烟，沒好气地磕了几下，順手拿起

桌子上的火柴点着紙烟，随着噴出的一口濃烟，像打开了水閘似的，他发泄起自己的不滿来：

“人家队上是火龙火馬，咱們队上是冷冷清清，照这样下去，这生产任务可怎么完成！这个队可真难搞，社員一个比一个落后……。”

“依我看，也不能单怨社員落后。”一直在冷眼旁观的陈广西搭上了話碴。“眼前正是青黃不接，家家户户都缺吃少喝，誰还有心下田出工啊！大队长！你就別犹豫啦！癩大爷的主意保險沒錯。只要把稻种往下一分，管叫人人高兴，干劲冲天！”

“分了稻种，将来下秧，稻种不够用怎么办？”陈广西仍觉得分稻种不是妥善办法。

“咳！癩大爷早替你想周到啦。”陈广西早有答詞：“常言說：要吃鮮魚先結网，要搭高桥先打桩，只要眼下把社員的干劲鼓起来，肥积够，田整好，到时候，缺少稻种，公社还能撒手不管，眼看着咱們把田荒了？”

“这事啊……”陈广西仍不敢下决心。“还是等何支书来了再决定吧。”

“等？那得等到哪一天啊？社里刚决定何文进来当支书，哪一天走馬上任还說不准哩，可眼前就沒人出工……”

这时，人称队长奶奶的春梅口里喊着：“广西！广西！”推門进来。一見广西，就指指画画地数說道：“看你这人，忙得飯也顾不上吃，叫我到处找你。”

“人家有事嘛！”陈广西不耐煩地回答。

春梅不服，还想回嘴。陈广西急忙接过話碴：“嚟，队长奶奶，你来得正好。癩大爷替你帶的衣料，让我給你送去，这就省下我跑腿啦！”說着，他拉开桌前的抽屜，取出一块色彩鮮艳的布

料，递给春梅。春梅一见，大为高兴，接过衣料，抖开，欣赏着，兴奋地赞不绝口：

“哎呀！乖乖！多漂亮啊！给我小宝做件衣裳多好看啊！”

“你哪里有钱买这料子？”广清不高兴地问。

“瘸大爷给垫的呗！”春梅头也不抬地随口答应。

“唉！自己没钱又扯得什么衣料子！”陈广清更觉得腻味。

“件把衣料子有什么了不起，等你有钱还他就是了。”春梅不愉快地斜了广清一眼。

“是啊！是啊！这算什么？瘸大爷又不是外人。”广西赶紧解围。

“什么事你也要管，走，跟我回家吃饭去！”春梅扯着广清就走。陈广西急忙追上前去，问道：

“大队长，这分稻种的事？……”

“分稻种？”春梅以队长奶奶的身分问。

“是啊！”陈广西答了一句，又向陈广清说：“大队长，这是瘸大爷想的办法，还会有错吗？人家整天看书看报，时事、政策，了解的一清二楚。这几天报上不是一再强调关心群众生活吗？这样办，也合乎党的精神啊！再说，无论谁来，他也得发动群众，先搞好生产啊！”

陈广清搔着头皮，思考着陈广西说的理由：“社员不下地干活，确实也是个大问题……”他又来回踱了几步，终于下了决心。“好吧！你把仓库查一查，斟酌着分一些吧！”他像卸了一副重担似的，推门走去。春梅也急忙跟去。

陈广西答应了一声，急忙走到桌前，从另一个抽屉里取出图章和早已准备好的领粮条子，然后拿起图章，朝它狠狠地呵了一口气，向领粮条上盖去，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。

一顆顆鮮紅的印，蓋在一張張翻飛着的領糧單上。

小陳庄上空迴響着陳廣西通過喇叭筒子發出的喊聲：“喂！大伙听着！隊里分糧食啦！各家快到大隊部來領條子囉！”

人們從窗子里探出頭來听。

人們走出房門來听。

提着籃子要到鎮上趕自由市場的惠嫂子停下了脚步，回轉身來諦听。

在自留地里忙得滿頭大汗的富裕中農陳大富放下手中的活計，直起腰來諦听。

陳廣西站在大隊部門前的高台階上，手拿喇叭筒子繼續喊着。

人們三三兩兩地涌向大隊部，彼此招呼着，議論着：

“隊里要分糧食啦！”

“快去領條子啊！”

“你們可快走啊！別耽誤了！”

陳廣西站在靠着大樹的梯子頂上，繼續用喇叭筒子喊着。

田間小路上，一隊送肥的担子歇下來。共青團支部書記陳廣玉几步搶到青年共產黨員胡素芳跟前，急切地問道：“素芳，這是怎麼回事？”

胡素芳也感到事情不對頭，急忙招呼着青年伙伴們：“走！我們去看看！”

青年們丟下送肥的担子，奔向大隊部。

大隊部門前，一些社員正圍着站在梯子半截上的陳廣西，各

自爭訴着自己的理由，要广西分点粮食給自己。

“會計啊！我家的困难你可知道啊！眼看就要断頓啦！”准备赶自由市場的惠嫂子挤在最前面，尖着嗓子嚷着。可是她藏在背后的籃子被人一挤，挤开了盖布，露出一个个烤得焦黄的准备出卖的面餅。

“會計啊！我家孩子多，肚子大，你心里可要有数啊！”头上汗浸浸的陈大富也挤上前来。

“陈會計，我們家真是穷得老鼠啃房梁啦……”另一个人也在嚷着。

还有一些人則站在較远的地方看风势。假貧农、坏分子陈景宜的老婆蓝菜花也站在这群人中，低声地向別人嘀咕着什么。

陈广西揮舞着手中的喇叭筒，大声地嚷着：“大伙放心，这回分粮家家都有，人人有分……”

胡素芳、陈广玉等一伙青年赶到这里。陈广玉一馬当先分开众人，搶到陈广西面前：

“會計！又分什么粮啊？”

“哪里来的粮食啊？”胡素芳紧跟着問。

陈广西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哪里来的，天上又掉不下粮食来，当然是仓库里的。”

“什么？！要分稻种！？”广玉急了。

“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去年遭了灾，社員生活有困难么。”陈广西老里老气地回答。

“受灾以后，公社党委已經調来粮食，社員的口粮都做了安排，怎么又要分稻种？”胡素芳义正詞严地追問。

“这……这我就不曉得了，这是大队长決定的，你們問大队长去。”陈广西装得与自己无关的样子。

“陈广西！你总是滿嘴大队长、大队长的，搞什么鬼名堂！”忽然传来一声严厉的申斥。老貧农、大队委員严德林这时出現在大队部門口的高台阶上。他刚从鎮上回来，看到了这一場混乱。他接着說：“这分稻种的事，队委还没有討論，要等何支书来了再說！”

“对！对！等何支书来了再說！”青年社員和积极分子都拥护严德林的意見。

“不管何支书来不来，这分粮的事大队长已經做了决定。他叫我发領粮单，我不能不执行啊！”陈广西装出一副两头为难的样子。“好啦！誰要分粮的，就跟我到大队部去領条子。”他說着，迈下了梯子，从严德林身旁閃进大队部院中。

惠嫂子、陈大富等人彼此递了个眼色，紧跟着走进大队部。

“走！不能光讓他們分，咱也領条子去。”另外几个社員也跟进大队部。

“咳！先領了条子再說吧！”又有几个人跟去。

大队部門前只剩下严德林、胡素芳、陈广玉和一些青年們。

陈广玉非常恼火，他冲到严德林面前：“严大伯，你看这怎么办？”

“严大伯，稻种是咱全队的命根子，可不能分掉啊！”胡素芳也急切地說。

“大伙別急。”严德林不慌不忙地說：“等何支书来了就有办法。”

“可何支书什么时候才能来啊！”青年們反而更着急了。

“今天就到！”严德林有板有眼地說出这四个字来。

“啊！今天就到？”青年們又惊又喜。

藏在树后听风的蓝菜花听见这话，暗自吃惊，紧张起来。

严德林接着說道：“刚才我在鎮上碰見他，他告訴我，今天准来。”

“好啊！这就好啦！走，咱們迎接他去！”陈广玉高兴地跳起来！

“对！迎接何支书去！”青年們簇拥着严德林向村外大路走去。

蓝菜花看着人們走去的背影，咬了咬嘴唇自言自語地：“沒想到姓何的来得这么快！”她眼珠一轉，急向另一条路走去。

陈景宜家中。

这是一間地主家院的堂屋，屋里的陈設新旧参差，极不協調。在供奉着祖先牌位的条几上方，挂着毛主席的画像；另一边是报纸夹子和来往信件袋。

人称瘸大爷的陈景宜坐在一张竹制躺椅上，手里抓着一张《新华日报》，聚精会神地讀着。片刻后，他折起报纸，攥在手里，站起身来，皱着眉头，来回顛跛了两趟，随即又展开报纸，两眼紧紧注視着报纸。

报纸上用头号字印着社論的标题是《一手抓生产，一手抓生活》。

蓝菜花推門进来，慌里慌张地說道：“景宜！知道了嗎？那姓何的今天就到！”

“今天就到？！”陈景宜急忙放下报纸。

“是啊！”

“那分稻种的事，广清同意了沒有？”陈景宜急忙詢問。

“同意啦！广西已經把条子发下去啦。”

“那就好！”陈景宜松了一口气，接着又吩咐道：“菜花！快去准备，把姓何的吃的住的都弄停当！”

“早准备好啦，你看。”蓝菜花说着掀起了通向一間側室的門帘，和陈景宜一前一后走进这间为何文进准备下的臥室。室內窗明几淨，家具俱全。床上放了一床閃光耀眼的紅緞子被。蓝菜花指着被子得意地說：“景宜，你看这被子怎么样？”

“咳！这太显眼啦。先換床通州花布的，只要他肯躺下来，再換上这床緞子被也不迟。”老奸巨猾的陈景宜一眼就看出了毛病。

“嘻嘻，你真比铁拐李还鬼哩。”蓝菜花深深佩服陈景宜見識深远。

这时堂屋里传来陈广西喊“癩大爷”的声音，两人急忙走出側室来。

堂屋里，陈广西提着一條大魚站在那儿，一見陈景宜，急忙迎上前来：“癩大爷，你知道了吧？那姓何的……”

“知道啦。不要急，按計行事！先預备好給他接风。”陈景宜似乎滿有把握。

“这我知道。你要的金翅鯉魚，我都給弄来啦。”陈广西边說着，边把魚放在桌上。“可要紧的是那稻种还没有分下去啊！”

“那就索性等他来了再說。”陈景宜胸有成竹地打断陈广西的話头。

“等他来了再說？”蓝菜花、陈广西都猜不透陈景宜的心思，不禁同时发出了疑問。

“对！等他来了再說。他要是同意分稻种，咱們就好在混水缸里摸魚，他要是不同意分稻种，就挑着社員跟他鬧事，叫他在这小陈庄站不住脚。这小陈庄的印把子还不是牢牢抓在咱們手里！”陈景宜暗自得意地說明了自己的高招。

“嘻嘻，嘻嘻，嘻嘻嘻嘻。妙啊！这可太妙啦！”蓝菜花恍然大悟，高兴地扭着她那水蛇腰。